

谷崎润一郎

阴翳礼赞

陈德文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谷崎润一郎

阴翳礼赞

陈德文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阴翳礼赞/(日)谷崎润一郎著;陈德文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0.6

ISBN 978-7-5327-4931-7

I. 阴... II. ①谷... ②陈... III. 随笔-作品集-日本-现代

IV. I313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04634 号

INEI RAISAN by Junichiro TANIZAKI

Published in Japan in 1975 by CHUOKORON-SHINSHA, INC

Copyright ©1933—1934 KANZE Emiko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CHUOKORON-SHINSHA, INC., Tokyo

Chinese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

with CHUOKORON-SHINSHA, INC., Japan

though THE SAKAI AGENCY.

阴翳礼赞	〔日〕谷崎润一郎 著	出版统筹 赵武平
陰翳礼讃	陈德文 译	责任编辑 刘 玮
		装帧设计 蔡立国

图字:09-2008-137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4 插页 3 字数 71,000

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4931-7/I·2760

定价:18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 021-56135113

目 录

阴翳礼赞	1
懒惰之说	35
恋爱及色情	51
厌客	87
旅行杂话	97
厕所种种	117

阴翳礼赞

如今，讲究家居的人，要建造纯日本式的房子住，总是为安装水电、煤气而煞费苦心，想尽办法使得这些设施能和日式房间互相适应起来。这种风气，使得没有盖过房子的人，也时常留心去过的饭馆和旅店等场所。至于那些特立独行的雅士们，将科学文明的恩泽置之度外，专到偏僻的乡间建一座草庵居住，这些人自当别论；但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，既然住在城市，不管多么讲究日本风格，总不能一概排斥现代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暖气、照明和卫生设备。然而，死心眼儿的人，为着装一根电话线而大伤脑筋，楼梯背后，走廊一角，尽量找那些不碍眼的地方。另外，庭园里的电线埋在地下，房间内的开关藏在壁橱里或地柜下面，电线扯在屏风后头。千思万虑，其结果是有些作为过于神经质，反而使人觉得是自找麻烦。实际上，电灯之类，我们的眼睛早已适应，何必如此勉强，外头加上一个传统的浅浅的乳白色的玻璃罩，使灯泡露出来，反而显得自然、素朴。晚上，从火车车窗眺望田园景色，民间茅屋的格子门里，看到里头吊着一盏落后于时代的戴着浅灯罩的电灯，感到实在风流得很。然而说起电扇，那响声，那形态，还是同日式

房间难以调和。一般的人家，不喜欢可以不用，不过到了夏天，生意人家里就不能一味迁就老板的喜好了。我的朋友偕乐园店主非常讲究住居，他讨厌电扇，客厅里很久都不用。可是每年一到夏季，客人叫苦连天，结果不得已还是装上了。就说我吧，早几年，也不顾自己的身分够不够，花了一大笔钱盖了一栋房子，那时就有同样的体会。要是连建材器具等细枝末节一概在意，就会更加感到困难重重。比如一扇格子门，依照兴趣并不想安玻璃，然而要是全使用纸，则不利于采光和关闭。没办法只得里边贴纸，外边装玻璃。为此，表里要做两道沟槽，花费自然要高。即便做到了这一点，从外面看，只是一个玻璃门，从里面看，纸后头有玻璃，仍不像真的纸门那般温润柔和，有点儿令人生厌。早知这样，当初只做成玻璃的就好了，这时才后悔起来。只管笑话别人，轮到自己，不百般尝试是不甘心认输的。近来的电灯用具，有座灯式的，提灯式的，八角式的，烛台式的等种种，我对哪个都不中意，从古董店里找到古时用的煤油灯、夜明灯和床头座灯，安上灯泡。最头疼的是采暖设计，说起来，大凡炉子之类都不适合日式房间，煤气炉燃烧时声音大，且又不装烟囱，容易令人头昏起来。在这一点上，电炉倒很理想，不过形态同样难看。电车上使用的暖炉，安装在地板洞内，倒不失为一个良策，但看不到红色的火焰，觉不出冬天的气氛，也不适于一家人团圆的场合。我绞尽脑汁，造了一个民家常有的大火炉，里头装入电炭，既能烧水，又能取暖，除了费用高些之外，样式颇为成功。暖气倒是装得精巧，下面的困难是浴室和厕所。偕乐园主人不喜欢浴槽和冲水的地方贴满瓷砖，客用的澡堂全部木造。当然，从经济、实用这一点上说，贴瓷砖要优越得多了，只是天

棚、房柱、板壁使用上等日本木料，部分地方却是花哨的瓷砖，整体上看起来不够和谐。刚建的房子看不出，经年累月，木板和房柱渐渐现出木纹，而瓷砖却依然洁白闪亮，就好比一棵树嫁接上一根竹子。不过浴室根据个人喜好，牺牲几分实用价值倒也无所谓，一到厕所更大的麻烦事儿就来了。

我每次到京都、奈良的寺院，看到那些扫除洁净的古老而微暗的厕所，便深切感到日本建筑的难能可贵。客厅固然美好，但日本厕所更能使人精神安然。这种地方必定远离堂屋，建筑在绿叶飘香、苔藓流芳的林荫深处。沿着廊子走去，蹲伏于薄暗的光线里，承受着微茫的障子门窗的反射，沉浸在冥想之中。或者一心望着外面庭园里的景色，那心情真是无可言表呢。漱石^①先生把每天早上厕所当成一大乐事，说是一次生理的快感。要品味这样的快感，当数身处于闲寂的板壁之中、能看见蓝天和绿叶之色的日式厕所为最佳场合。为此，我再说一遍，一定程度的微暗，彻底的清洁，静寂得只能听到蚊蚋在耳畔嗡嗡，这些都是必需的条件。我喜欢在这样的厕所里倾听潇潇而降的雨声。尤其是关东的厕所，地面开着细长的便道，房檐和树叶流下来的雨滴，洗涤着石灯笼的基座，润湿了脚踏石的青苔，然后渗进泥土。那静谧的声音听起来多么亲切！诚然，厕所极为适合于虫鸣、鸟声，也适合于月夜，是品味四季变

① 夏目漱石（1867—1916），明治时代作家、学者、教授。著作有小说《我是猫》、《哥儿》、《草枕》，三部曲《三四郎》、《后来的事》和《门》等。

化和万物情趣的最理想的去处。恐怕自古以来的俳句诗人，从这里获得了无数的题材吧。故而，应该说最风流的地方是厕所。将一切诗化的我们的祖先，把住宅中本来最不洁净的地方一变而为雅致的场所，令其同花鸟风月相结合，包裹于依依难舍的怀恋之中了。西洋人总认为这地方不干净，在公众面前绝口不提，比起他们，我们要聪明得多，的确获得了风雅的真髓。如果硬要说缺点，因远离堂屋，夜间入厕很不方便，尤其冬天里有引起感冒之虞。然而，正如斋藤绿雨^①所言：“风流即清寒”。那样的场所，里外空气一样冷，反而使人觉得心情舒畅。饭店的西式厕所通着暖气，实在可厌。可是喜欢建造风雅居室的人，谁都觉得这种日本式的厕所最为理想。寺院里的建筑物宽阔轩敞，住的人少，打扫的人手也很充足，自然不成问题，可是普通住宅，要经常保持干净是不容易的。尤其一装上地板和草席，又讲求繁琐的礼仪规矩，即便勤于扫除，也会污迹斑斑。结果又只得铺上瓷砖，安装冲洗水槽和马桶等净化设施，既卫生又省事。但是这样一来，可就和什么“风雅”、“花鸟风月”完全绝缘了。厕所顿时明亮起来，四面一片雪白，要尽情享受漱石先生所说的生理快感，那就太困难了。固然，一眼望去，随处一派纯白，清洁倒是清洁，但自己体内之物的排泄场所，用不着这般讲究。一个冰清玉洁、美若天仙的女子，在大庭广众之中扭屁股伸腿总是不礼貌的行为。同样，于光亮之处赤身露体，说得过分些，这更有伤风化，可见的部分很清洁，不可见的部分却使人想入非非。

① 斋藤绿雨（1867—1904），明治时代作家。作品有小说《捉迷藏》、随笔集《雪珠酒》等。

还是那种地方好，一切包裹在薄暗微茫的光线里，不论哪里洁净哪里不洁净，倒是界限模糊、扑朔迷离一些为好。所以，我在建造自家房屋时，净化装置倒是有，可是瓷砖等一律不用。地板铺楠木的，具有日本风格。头疼的是坐便器，大家知道，冲水式的都是白瓷制作，带有光洁锃亮的把手。我所要的不管男用还是女用，木制的最好。打蜡的更理想，岁月一久，木质变得有些黝黑，木纹渐渐显现奇妙的魅力，可以安神养性。尤其是把青翠的杉树叶填进小便池，不仅好看，而且听不到一点儿响声，应该说非常理想。我虽然不至于学得这般豪奢，但总想建造一个中意的，打算使用冲水式的便池。不过要是特别定做，既麻烦又破费，只得作罢。而且，当时我一直考虑这样一个问题：照明、暖器和厕所，引进文明利器固然无可非议，但为何不能稍稍尊重和顺应我们生活的习惯和爱好，略加改良呢？

已经流行的座式电灯，使我们一时忘却的“纸”所具有的柔和与温馨得以再现，证明这种设施比起玻璃制品更适合日本式的房子。但坐便器和火炉，直到今天还未见到有合适的样式出售。关于取暖器，根据我的尝试，炉子里装上电炭最好，但就连这种简单的设施都无人制作（微弱的电火盆倒是有，只是同普通火盆一样，不能当暖气使用）。现有的东西都是不实用的西式暖炉。对衣食住行中的各种琐细的趣味处处用心，这实在太奢侈了。也许有人说，只要能度过寒暑饥饿，管它什么样式不样式。事实上，不论如何坚忍，“下雪的日子最寒冷”，只要眼前有了便利的器具，再也无暇顾

及什么风流不风流。喋喋不休讲述这些东西的恩惠，虽然已成为一种不得已的趋势，但依我看，假若东方独立发展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科学文明，那么我们的社会状况也就会和今天迥然相异吧？这个问题时常引起我的思考。例如，假设我们有独立的物理学、化学，我们也就能独立完成以此为基础的另一种发展，日常使用的各种机器、药品、工艺品等，就会更加适应我们的国民性，不是吗？而且，就连物理学和化学本身的原理，也会产生不同于西方人的见解。甚至光线、电气、原子等的本质和性能，和我们今天所学的东西，或许也会呈现全然不同的形态。我不懂得这些科学原理，只是凭着模糊的想象罢了。不过，至少实用方面的科学发明，如能走独创的道路，衣食住行自不必说，甚至对于我们的政治、宗教、艺术及工业等形态，也不可能不产生广泛的影响。不难想象，东方就是东方，我们完全能够独自开辟自己的乾坤。举个最近的例子，我曾在《文艺春秋》杂志发表文章，谈到钢笔和毛笔的比较。我说假如钢笔过去由日本人或中国人发明制造，那么笔端一定不会采用钢笔尖儿，而是使用毛笔头儿。而且墨水不会是蓝色的，而是近乎墨汁一样的液体。还会想方设法使得这种液体顺笔杆儿向毫端渗透。若是这样，纸也不便于用西式的纸，即使大批生产，其纸质也必须近似和纸^①或改良半纸^②。一旦纸张、墨汁和毛笔发达起来，钢笔和墨水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流行了。因此，罗马字论^③等也不会大行其

① 日本传统用手工漉制的纸张。

② 室町末斯开始流行的以梦冬花为原料的和纸。

③ 二战后美国占领军曾以日语中使用的汉字太多，学起来困难，妨碍日本民主化进程为由，主张将日语用罗马字来标记。

道，大众对于汉字、假名的热爱也将进一步增强起来。不，不仅如此，我等的思想和文学或许也不再一味仿效西方，而朝着独创的新天地突飞猛进吧？如此看来，哪怕小小的文具，其影响所及也是广大无边的。

我很清楚，以上种种看法只是小说家的空想，时至今日，这个趋势已经无法逆转了。因此，我所说的这些更不可能实现，只不过发发牢骚罢了。牢骚固然是牢骚，想想我们比西方人吃了多大亏，发发牢骚也未尝不可嘛。总之一句话，西方是沿着顺利的方向发展至今日，我们是遭遇优秀的文明而不得不接受它。结果呢，走向和过去数千年发展进程完全不同的方向。由此，产生了各种障碍和曲折。当然，要是我们被放在一边不管，今天也许和五百年前一样，不会取得物质上的大发展。现在，走到中国和印度的农村，那里仍然过着同释迦牟尼和孔夫子时代几乎相同的生活。但他们毕竟选择了合乎自己性情的方向，虽然迟缓，多多少少总是在坚持进步。说不定有朝一日，会不再需要借鉴别人，发明出真正适合自己的文明利器，以取代今天的电车、飞机和无线电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就拿电影来说，美国、法国和德国在明暗度和色调上都不一样。演技和编剧姑且不论，仅就摄影而言，都带有国民性格上的差异。即便使用同一种机器、药品和胶卷，也还是这样。我想，假若我们有自己固有的照相技术，那会极好地适应我们的皮肤、容貌和气候风土。还有收音机和无线电，假若由我们发明，就能更准确地发挥我们在声音和音乐方面的特长。本来我们的音乐是含蓄的，以精神为本位

的，一旦灌入唱片，或用扩音器广播，就失去了大半的魅力。在说话艺术方面，我们的声音轻柔，语言较少，而且最重视“间隔”。然而一上机器，这种“间隔”就给完全抹消了。所以，我们欲迎合机器，机器却歪曲了我们的艺术本身。至于西方人，机器本来就是在他们中间发展起来的，当然符合他们的艺术需要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实在吃了不少亏。

听说纸这东西是中国人发明的，对于西洋纸，我们只当作实用品，此外没有任何感触，然而一看到中国纸和日本纸的肌理，立即感到温馨舒畅。同样洁白，而西洋纸的白不同于奉书纸^①和白唐纸^②的白。西洋纸的肌理有反光的情趣，奉书纸和唐纸的肌理柔和细密，犹如初雪霏微，将光线含吮其中，手感柔软，折叠无声。这就如同触摸树叶，娴静而温润。我们一旦见到闪闪发光的东西就心神不安。西洋人的餐具也用银制、钢制和镍制，打磨得锃亮耀眼，但我们讨厌那种亮光。我们这里，水壶、茶杯、酒铤，有的也用银制，但不怎么研磨。相反，我们喜爱那种光亮消失、有时代感、变得沉滞黯淡的东西。无知的女佣将带着锈迹的银器擦拭得光亮如新，反而遭到主人的叱骂，这种事儿谁家都曾发生过。近来，中国菜一般都采用锡制的餐具，大概中国人喜爱那种古色古香的东西。新制品类似铝制，感觉并不好，但中国人用起来，务必要求有时代

① 楮树纤维制造的较为厚实的高级和纸。

② 使用胡粉(云母、贝壳等研制的白色颜料)刷制成各种花纹的中国纸。

沉淀而富于雅味者。而且，表面即使刻有诗文，也要同黝黑的纹理和谐一致。就是说，一到中国人手里，轻薄而光亮的锡金属，一律变得像朱砂一般深沉而厚重。中国人也爱玉石，那种经过几百年古老空气凝聚的石块温润莹洁，深奥幽邃，魅力无限。这样的感觉不正是我们东方人才有吗？这种玉石既没有红宝石、绿宝石那样的色彩，也没有金刚石那样的光辉，究竟爱的是什么呢？我们也弄不清楚。可是一看那浑厚蕴藉的肌理，就知道这是中国的玉石，想到悠久的中国文明的碎屑都积聚在这团浑厚的浊云之中，中国人酷好这样的色泽和物质，也就没有什么奇怪，可以理解了。近来由智利大量进口水晶，较之日本的水晶，智利水晶过于清澈明净。过去，甲州产的水晶透明中满布着淡淡的云翳，感觉非常凝重。有一种名叫网金红石的，内里混合着不透明的固体，反而为我们所喜爱。哪怕玻璃，经中国人之手制作的所谓乾隆玻璃，比起一般玻璃来，更近似玉石或玛瑙。玻璃制造术很早就为东方人所知晓，但不如西方那样发达。陶瓷的进步，无疑和我们的国民性有关。我们自然也不是一概讨厌闪光的东西，但较之浅显明丽，更喜欢沉郁黯淡。无论天然宝石还是人工器物，肯定都带有令人想起那个时代光泽的云翳。中国有“手泽”一词，日本有“习臭”一语，长年累月，人手触摸，将一处磨亮了，体脂沁入，出现光泽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手垢无疑。看来，“寒冷即风流”，“污秽出文雅”这一警句也成立。总之，我们所喜好的“雅致”里含有几分不洁以及有碍健康的因子，这是无可否认的。西方人将污垢连根拔除，相反，东方人对此却加以保存，并美化之。说一句不服输的话，从因果关系看，我们爱附着了人的污垢、油烟、风沙雨尘的东西，甚至于爱能唤起对它们的联想

的色彩和光泽，而且一旦居于这样的建筑和器物之中，便会奇妙地感到心气平和，精神安然。因此，我总在想，医院墙壁的颜色、手术衣和医疗器械等，既然以日本人为对象，还是不要摆放光亮洁白的东西，换上一些黯淡柔和的不很好吗？要是墙壁改为砂壁或者什么的，可以躺在日式客厅的榻榻米接受治疗，那么就能使病人情绪稳定下来。我讨厌到牙科医生那里去，其中一个原因是不想听那咯吱咯吱的响声，另外一个原因是闪光的玻璃、金属器械太多，使人害怕。我在患严重神经衰弱的时候，有一位由美国回来的牙医带来了最新式设备，我一听就毛骨悚然。我爱到乡间小镇的落后于时代的牙科诊所去，那里的手术室设在古风的日式房子里。古色的医疗器械倒是令人有点困惑，但近代医疗技术要是在日本获得发展，就会考虑到如何使医疗设备和器械同日本房间更加和谐一致。这就是引进给我们带来损失的一个例子。

京都有一家著名餐馆，叫“草鞋屋”。这家餐馆的客厅历来不用电灯，以点燃古老的烛台而广为人知。今年春天，我走进这家久违的餐馆一看，不知何时又换成了纸罩电座灯。我问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，回答说去年。“很多客人反映，蜡烛太暗，没办法这才改成这个样子。有的客人喜欢老样子，我们就送上烛台。”我此行是专为恋旧，所以请他们换上烛台。这时候我感到，日本的漆器之美，只有在这朦胧的微光里才能发挥到极致。草鞋屋的客间是小巧的四席半茶室，壁龛的柱子和天棚等设施都泛着黑黝黝的光亮，使用电座灯也还是感到黯淡。如今再换成更黯淡的烛台，烛火摇曳，灯影

里的饭盘、饭碗，一眼瞅去，蓦然发现这些涂漆的餐具变得幽深、厚重起来，具有先前无可比拟的魅力。由此可见，我们的祖先发现漆这种涂料，并挚爱漆器的光泽，这不是偶然的。听朋友萨巴卢瓦说，印度现在以使用瓷碗为下品，而多用漆器。我们相反，只要不是茶会、仪式，饭盘和汤碗之外，几乎都是瓷器。一提到漆器，就觉得俗气，缺少雅趣。这种感觉也许是采光和照明设备所带来的“明朗感”引起的。事实上，可以说，没有“黯淡”作为条件，就无法呈现漆器之美。如今出现了白漆这种东西，但自古以来，漆器的底色唯有黑、褐、红，这三种颜色是一重重“黑暗”堆积出来的，可以看作是在包裹四围的黑暗中的必然产物。绘有漂亮泥金画的光亮的涂蜡首饰盒、文几、搁板等，有的看上去花里胡哨，俗恶不堪。假如使这些器物周围的空白充满黑暗，再用一盏灯光或一根烛火代替日光或电灯映照过去，那你看吧，原来花里胡哨的东西就会立即变得深沉而凝重起来。古代的工匠在这些器物上涂漆、绘泥金画的时候，头脑里必然想到这种黑暗的屋子，以追求作品在贫光环境里的效果。即使是豪华的烫金器皿，看来也是考虑到浮沉于黑暗中的色调以及反射灯火的强弱程度。就是说，泥金画不适合在光明之处一览无余，而是供人们在晦暗之处，一星一点，由部分到全体，渐渐看到底光来的。那豪华绚烂的画面大半潜隐于黯淡之中，催发着一种无可名状的闲情余绪。而且，那闪光的肌理，于暗黑中看上去，映着摇曳的灯火，使得静寂的房间里，仿佛有阵阵清风拂面而来，不知不觉将人引入冥想之中。假如阴翳的室内没有一件漆器，那烛光火影酿造出来的奇妙的梦幻世界，还有那闪动的光明所荡起的夜的脉搏，真不知要减损几多魅力啊！这正宛如榻榻米上有

几条小河在流淌，水聚满了池子，随处捕捉着灯影，纤细、幽微、闪闪跳跃，在夜的肌肤上织造着泥金画般的绫罗。总之，作为餐具，瓷器固然不错，但瓷器缺少漆器那样的阴翳和深沉。瓷器用手一摸，重而且冷，传热快，不便于保温，再加上一碰撞就发出喀嚓喀嚓的声音。而漆器手感轻柔，不会发出刺耳的响声。我每次端起汤碗来，就感到掌心里承载着汤汁的重量，我最爱那新鲜而温暖的情味。那感觉宛若手里捧着一个刚落地的婴儿胖乎乎的肉体。汤碗至今依然使用漆器，这是很有道理的。瓷器不可用来盛汤汁，首先，一掀开盖子，汤汁的内容与色泽就一览无余，而漆碗的好处是，揭开盖来送到嘴边这一瞬间，当你看到幽深的碗底无声沉淀的液体同容器的颜色相差无几时，那是什么心情？人固然不能分辨碗底的幽暗里有些什么，但手里能感觉出汤汁缓缓摇动，碗边上挂着些微的水珠，由此可知从这里还在不断腾起水气。这水气使人在汤汁未送到唇边之前，已经朦胧预感到了香味。这一瞬间的心情，与将汤汁盛在浅白的西式瓷盘里相比，真是天壤之别啊！应该说，这是一种神秘，一种禅味。

我把汤碗置于面前，汤碗发出啾啾暗响，沁入耳里。我倾听着这遥远的虫鸣一般的声音，暗想着我即将享用的食物的味道，每当这时，我便感到堕入了三昧之境。据说茶人在听到水沸声时，就联想到山上的松风，进入无我之境，恐怕我也是类似的心情吧。有人说日本料理是供观赏的，不是供食用的，而我却说，比起观赏来，日本料理更能引起人的冥想。这是黑暗中闪烁的烛光与漆器，合奏

出来的无言的音乐所起的作用。漱石先生曾经在《草枕》一书中赞美羊羹的颜色，这么说来，那种颜色不也是冥想之色吗？冰清玉洁的表层，深深汲取着阳光，梦一般明净，含在嘴里，那感觉，那深沉而复杂的色相，绝非西式点心所能有的。奶酪等与之相比，何其浅薄、单调！这羊羹盛在漆器果盘里，其表面的色泽看起来明显地黯淡而深沉，同样唤起人的冥想。人将这种冰冷滑腻的东西含在嘴里的时候，感到室内的黑暗仿佛变成一个大糖块，在自己的舌尖上融化。哪怕是口感不佳的羊羹，这时也会平添一层特别的美味。所以，不论哪个国家，总是想尽办法使菜肴的色泽和餐具、墙壁的颜色相调和起来。日本料理若于明亮之处、用洁白的餐具，吃起来会食欲大减。例如，我们每天早晨吃的红酱汁，观其颜色，就会知道是在黯淡的作坊里制造而得以发展的。我曾应邀出席一次茶会，端出一道酱汁，同平时所吃的毫无两样，那浓厚的红土般的汁液，于飘忽不定的烛影之下沉淀在黑漆碗里，看起来实际上是一种甜美而极富深味的颜色。此外，上方地区^①在吃生鱼片和腌菜时，使用一种名叫“大豆酱油”的浓质酱油当佐料，那黏稠而有光泽的汁液多么富含阴翳，而又能和“暗”相调和啊！至于白酱、豆腐、鱼糕、山药汁、白鱼片等发白的东西，周围明亮的时候，颜色就不显眼了。首先从米饭说起吧，盛在光亮黝黑的饭柜里，置于暗处，看起来既好看又能刺激食欲。刚煮成的白米饭，一打开锅盖，猝然腾起一股热气，盛进黑色的容器，粒粒赛珍珠，银光闪亮，日本人见了，谁不感到米饭的珍贵！细想想便会明白，我们的饭菜总是以阴

^① 京都、大阪一带。